

深圳文学： 生长与展望

新城市

文学理论丛书◆第1辑

蔡 东 ■ 著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丛书学术顾问 / 阎晶明 吴义勤 孟繁华

深圳文学： 生长与展望

新城市

文学理论丛书 ◆ 第1辑

蔡 东 著

丛书主编

邓一光文学艺术工作室

深圳市文联文艺创作理论研究部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圳文学:生长与展望/蔡东著. — 深圳:海天出版社, 2015.1

(新城市文学理论丛书. 第1辑)

ISBN 978-7-5507-1193-8

I. ①深… II. ①蔡… III. ①小说研究—深圳市—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5824号

深圳文学：生长与展望

SHENZHENWENXUE: SHENGZHANGYUZHANWANG

出品人 陈新亮

责任编辑 张绪华

责任技编 梁立新

装帧设计 李松璋书籍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93(批发) 0755-83460397(邮购)

排版设计 李松璋书籍设计工作室 Tel: 0755-86231958

印 刷 深圳市顺帆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75千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

定 价 28.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批评的另一种话语

阎晶明

蔡东生活在深圳，是一位小说家，同时也写批评文字，她的批评文章数量应该快追上小说字数了吧。她因此也把自己的身份搞得模糊不清。小说家？批评家？这种身份定位其实没那么重要，她就是一个写作者。这样的写作者给人的好印象就是，她写作不是为了谋求名分的确定，而是需要释放心中的郁结。读她的新著《深圳文学：生长与展望》，对其独特的论说方式感到新奇。这是一种散文式的讲述，有自己生活场景的带入，更有生活在此的种种感受，初读时产生不小的讶异，作者是不是发错了，不是关于新城市文学的论著吗？怎么连陪同母亲散步也写进来了。再读下去方知，这是作者的一种写作方式，她是从自己生活在深圳这座他乡之城开始的。她在叙述，在叙述中描述自己的感受，并因此想到了和她一样对这座城市用文字感知的人们。于是，她开始了自己的论述。

诚如蔡东所言，中国当代城市文学是文学的一个旁枝，尽管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迅猛推进，城市文学的发展一样迅猛，但其可以借鉴的历史资源，在文学史链条上的传统位置，仍然不能使其坐上正室的位置。然而，人口的迁徙，城市的崛起，带来的社会巨变和心灵动荡，已经使城市成为最值得当代

作家描摹的领域之一。就像我们的城市本身一样，中国城市文学的表现总与乡村世界密切相连，所以这些年，我们读到了太多农民工进城、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冲突、城乡差异带来的冲击和生活艰辛的小说。也就是说，尽管故事的场景在城市，视角却是乡村的；尽管五光十色的都市可以尽情描述，价值观却是农业文明的。这当然是产生大作品的优良土壤与条件，但可能这种二元对立太直接太戏剧性了，所以作家们还来不及也不必要去做更复杂深入的思考，所以我们的城市文学仍然不彻底不纯粹，经常还是乡土文学的衍生体。

蔡东也是从此开始思考的。她的视野里，深圳文学是外来者的文学，但又不同于五四早期的“侨寓文学”，站在城市回望乡村，他们被这座当代都市深深吸引，他们被淹没其中又努力拼搏，他们生活其间故有诸多体验，过去的、北方的、童年的，渐渐退却，于是他们中的很多人，无论从前是否具有文学理想，一下子都产生了创作的冲动。由此，一幅新的深圳文学的地图在蔡东笔下徐徐展开。她甚至是在回答，这些带着不同梦想来到深圳的人们，为什么和如何变成了一个作家。

看看她的标题就知道深圳作家们大多在描述一个闯入者、外乡人眼里的都市，同时因为大家都是同样的身份，所以每个人又把他乡认作故乡。“‘北妹在南方’叙述流变”、“出租屋里的文艺范儿”、“从逃离家乡到逃离北上广”，这些由寻找生活的新起点、实现人生新梦想的人群转变为作家，又或者如邓一光等是带着已有的文学成就来到深圳，继续探寻文学新

资源。“他们最好的作品都与深圳无关”“深圳作家的题材意识和语言意识”“深圳作家的点金术”，则是对这些作家共同的创作倾向与可能性的分析。

但这不是一部深圳文学史的概述与扫描，在她的论述中，活跃在深圳的作家们，他们是如何表达在新生活天地里的悲喜，他们的人生与艺术如何流溢在笔尖，她分析了这些作家在全国视野下取得的成就，也指出了新城市文学面临的困境，她剖析了这些作家的作品如何与这座城市融合，又分析了他们书写远去的故乡的固执。没有深圳，他们可能没有如此澎湃的创作热情，而他们最好的作品却与这座城市没有直接关系。这既是他们个人的选择，也是文学历史经验、总体态势以及城市文学的自身格局与处境导致的结果。这样的评价非常有趣、充满动感，同时又触及当代中国文学一些十分重要的命题。邓一光、薛忆沩、南翔、盛可以、钟二毛、秦锦屏、吴君等作家的创作，在蔡东的分析中得到了特别的观照，并有能力做出深圳之外的批评家不会有的结论。这是十分珍贵的。这也与蔡东本人同时也是小说家有着重要关系。

这是一部十分新鲜的著作，作者感性进入，自由出入，既不拘于批评文章的八股格式，又不失批评的严谨与认真。既非随笔式的随性，又充满作家式的质感。这样的笔法和学问方式，至少我本人此前并未领略，今天读到，实属有幸。期望蔡东在今后的创作与批评的双轨中同时进取，取得同样好的成绩。也期望她对中国当代新城市文学的阐释，这种以另一种批评话语方式出现的论述能引来更多关注和热议。

前言

城市生长，文学生长

蔡 东

即使过了很多年，我仍然记得那种不可思议的声音。

炎热的夏夜，我跟母亲散步来到城郊，当走近马路边的庄稼地时，我听到一种奇怪而巨大的声响，咔啦，咔啦，咔啦咔啦。我问，什么声音？

上大学前一直在农村生活的母亲告诉我，是高粱在长，在热天里长。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植物强悍的生长力，此前，在我的意识里，因其总是静默地发芽、长叶、开花、结穗，我忽略了它们作为生命的存在。上千株高粱发出卡拉卡拉的神秘的巨响，令我对自然万物敬畏不已。后来，初中升高中的那个暑假，同样是难熬的热天，迷迷糊糊的睡梦中，我听到腿部骨节的响声，咔啦，咔啦，于是，两个月间，我的身高长了十厘米，像一杆急切的高粱。

植物发出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声响，穿透了时空，继续回荡在潮湿的南方。南方的五谷饱受霉变和虫蚁的困扰，朋友曾拿出一颗药丸，称其效用神奇可使绿豆不生虫。我婉拒了她的好意。绿豆不是死物，它是活的生命。那药丸看似纯白无味，但毒性既可驱走虫蚁，同样也会在绿豆呼吸时，渗透进绿豆的脏腑，实际上，是玉石俱焚了。

万物皆有生命，万物都在生长。

城市的生长，往往会超出人们想象的极限，令老一辈深圳移民生出恍如隔世之感。有一次，我跟一位山东老乡在晶都酒店喝早茶，她望着窗外，感慨地说，她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南下深圳的，那时蔡屋围还是一大片菜地，她和小伙伴经常在这里掰黄瓜吃。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蔡屋围会有今天的面貌，曾经生长蔬菜水果的土地上，竟然生长起了KKMALL、罗湖书城、地王大厦、华润万象城，高端、现代、国际化，如今的蔡屋围，连一粒土渣都看不到了。而我就职的学校在福田区侨城东路一侧，2006年，我毕业了来到这里工作。校区地处城市里的黄金地段，闹中取静地铺展开来。校园背倚一座秀气的小山，走进校门，迎面是一座水瓶形的人工湖，斑斓的、肥大的金鱼在水里快活地游动。巧手花匠和勤恳的清洁工，把边边角角都拾掇得整洁而美好。花圃里最多的是矮牵牛，单瓣的小花，桃红，淡蓝，纯白，团团簇在一起，竟也有了细小的华丽。龙眼树和杨桃树慵懒地生长着，低矮的枝丫罩住了树下的长椅，一抬脸，就触到了叶子。早熟的龙眼溢出甜香，蜜糖一样撩人，黏黏的化不开。园子深处，是一片桉树林。树干光滑

颇长，有洁癖般地兀立在角落。不消几周，我就爱上了这里，那园林的景致和清净的氛围，还有阔朗的操场。清晨，伴着欢快的鸟鸣，割草机突突行过，空气中弥漫起清冽的草香。夜色里，花木垂垂，暗香疏影。几只体形肥硕的猫，在冬青树丛下，呼噜呼噜地睡着了。周边的环境也令人满意，园博园、二十四小时便民连锁店、建筑风格美好的居民小区。我自然以为，多年前这里就已是成熟的城市综合体了。然而，同事告诉我，就在十年前，这个地方还是“乡下”，尘土漫天飞扬。他轻易不肯来这边，“翻山越岭”地，来一趟实在不容易。十年的时间，对城市的生长来说，已经是个漫长到足以令其天翻地覆的大周期了。快速城市化的时代里，“偏僻”正在不断地被消灭，马路和地铁就是生殖力惊人的母体，具有扩散膨胀的特性，在其周边衍生出环状排布的居民区和购物商圈，马路和地铁修到哪里，城市就生长到哪里，人气就旺到哪里。而所谓的沧海桑田，也不再是一个地质学上的名词，深圳有很多市民就居住在填海区上。据《羊城晚报》报道，“深圳建市以来至2013年通过填海变成陆地的海域至少为六十九平方公里，超过六个蛇口半岛面积，占全市海域面积百分之六点五”，这真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数据。

文学是否与城市一起生长？是同步，是滞后，甚至是背离？在魔幻的现实面前，文学确实显得手足无措，像被打蒙了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找到新的表现方法和文学样式。从表面上看，新城市就是“同一的城市”，伤害和禁锢了诗意、个性、创造性，一描绘城市就容易浮光掠影、陈腐不堪，

实际上，巨大而隐秘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对作家提出更高的要求，更需要天才的发现和表达，更需要深入独到的思考，谁把握住深层的内核的城市特性，谁表达出了经验的独特性，谁就抓住了写作的机遇。遗憾的是，不光深圳，就全国来说，书写城市的文学作品，精品和力作数量上仍然有限，缺少标志性的城市作家群，作家们的反射弧太长了，反而社科类著作和影视艺术的表现要优于文学。这种滞后，有数千年乡土社会积累的情感因素，有创作风险的考虑，当然，也是作家在复杂现实面前迟疑、踌躇、迷惑的必然结果。

相对于城市的生长，城市文学的生长虽然相对缓慢，但也有自己发育的节奏和一沓沓成绩单，尤其就深圳而言，“文化沙漠”的滥俗标签并不匹配深圳这座城市的文学现实。深圳的刘西鸿、谭甫成、缪永、梁大平等作家曾创作出令人惊艳的个性小说，李兰妮的《旷野无人》和曹征路的《那儿》毫无疑问是具有文学史意义的文本，南翔的《绿皮车》和《老桂家的鱼》连续两年入选中国小说排行榜，杨黎光和涂倩的非虚构写作、苏曼华的影视剧本在其各自的领域里成就斐然，彭名燕的《世纪贵族》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特区缺少史诗级长篇小说的焦虑。深圳还活跃着孙夜、谢湘南、张尔、莱耳、旧海棠、赵目珍、夏子、蒋志武、阿翔、田晓隐、李双鱼、樊子、吴迪、程鹏、吕布布、钰涵、李晃、阿北、石雨祥等一大批中青年诗人，而邓一光和杨争光的到来，他们所成立的文学与影视工作室，实际上在极大地影响和改善着这座城市内在的文学生态。近几年来，深圳青年作家的集结令全国瞩目，萧相风的《词

典：《南方工业生活》具有无法忽视的上乘的文学品质，被《人民文学》从网络文学拉力赛的大量作品中打捞出来，并获得了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2013年，陈诗哥又给深圳带来了惊喜，他凭借童话作品《风居住的街道》赢得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青年作者短篇佳作奖”；吴君、盛可以、央歌儿、谢宏放在江苏、浙江、河南等任何一个文学强省也毫不逊色，厚圃、毕亮、孙向学、刘静好、吴亚丁、弋铎、俞莉、红娘子、曾楚桥、陈再见、徐东、卫鸦、宋唯唯、寒郁、欧阳德彬、张夏、叶耳、付关军、唐诗、庄昌平、李江波、邬霞等中青年作家均在重要的刊物上发表了小说。钟二毛秉着传媒人的敏感，非常善于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推介自己的作品，他对“自媒体”的娴熟应用，使他的文学路子迥异于传统作家单纯依赖期刊发表的路线，受众更广泛关注度更高；而秦锦屏身处城市却始终坚持西北风味的乡土写作，引发了众多评论家的热议。当然，梁二平、王樽、胡洪侠、王绍培、张清等媒体从业者的影评和文化随笔，也是这座城市文化基盘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胡野秋作为自由学者，既是深圳的也是具有全国影响的标志性的文化人物。此外，深圳内刊的繁荣让其他省市的作家惊奇艳羡，他们震惊于一个街道办旗下的内刊《民治·新城市文学》竟有如此的水准，《南山文艺》《伶仃洋》《38度评论》《罗湖文艺》《羊台山》《莲花山》《海湾》《大象诗志》也各具特色、各有侧重地显示着这座城市的文学生活和文学活力。深圳还有华文网、诗生活等网上文学社区，“打铁文艺部落”等民间创作基地，活跃着严凌君、李放、郝小平、晋东南、钟华生、李辉

等一批爱书成癖、见识不俗的“专业”读书人。历年来，深圳作协或其他民间组织举办的文学赛事，照例会收到成千上万件来稿，让人惊叹这座居之大不易的城市里，居然隐藏着这么多热爱文学、业余写作的人——这才是宝贵的、值得珍视的深圳城市精神。

我刚到深圳的那段日子，曾一度认为这座城市喧闹、贫瘠、单调，既没有文学，也没有生活。不是摩天大厦，就是建筑工地。街头巷尾，我寻不到修改衣服的裁缝，卖秘制熏肉的流动小摊，也不知道家学渊源的高明中医隐藏在何处。用纸包着的热烧鸡，刚刚出锅、香气四溢的，在城市很难吃到；顶花带刺的黄瓜，沾满露水的小白菜，现吃现做的熟食，在深圳无比稀有。所有的这一切，构成城市生活巨大的空白。市场上，流通的食品都是加工妥当、包装完毕的，塑料薄膜，真空抽气，整齐划一，道貌岸然。哪天去，哪天有，多么便利，又多么可疑。小时候，要眼巴巴地盼，一直等到过了霜降，最清甜的红富士才“下来”。经过充足的生长期，苹果们体形圆润，着色均匀，一个个鲜艳妩媚，咬下去甜脆多汁，无比甘美。那时，馋嘴孩子的生活特别有盼头，每隔一段日子就有自然成熟的时鲜“下来了”，杏子下来了，西瓜下来了，梨子下来了，枣子下来了。终于，经过七八年的寻觅和积累，我渐渐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深圳生活，找到了心仪的小食摊和裁缝铺，交到了志趣相投的师友。而在我的心目中，深圳作家群体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自然生长的历程，阳光和雨水天然地照耀和滋润，并非激素催熟而提早采收，可以这么说，文学的节气到

了，深圳文学，也“下来了”。当然，这些作家作品，不一定具有“经典”的意义和价值，很多青年作家在创作的旺盛期之后，不可避免地来到瓶颈期，他们需要调整，暂时还没捅穿那层天花板，他们的作品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说语言和旨意的单调、细节的重复使用、熟稔顺滑的行文模式、个别作品只是勉强完成等。但他们的创作实力值得期待和展望，在深圳文学发展史上，这些也都是一砖一瓦的累积，是深圳成长为“文学的城市”的必由之路。

这是一部关于深圳文学的论著，说得更确切些，是一部重点关注城市小说的专著，志不在求全，关注对象主要取我最熟悉的小説。近十年的创作经历，使我对小说写作过程中的焦灼和欢喜、流畅和阻滞、推进与延宕有切肤刻骨的感受。我想，写作本书的底气，恰恰来自于我对自己的定位，我不是专事评论的学者。论著主要关注深圳作家特别是青年小说家，并结合深圳以外的若干经典作家和经典文本，尝试厘清当代城市文学尤其是深圳文学的脉络和特点。不作常规形式的“作家论”，也不以时间为轴做线性的排列，而是以深圳文学呈现出来的总体特点和小说创作规律为纲，串联糅合，以北妹、逃离、文艺范儿、南方之爱等为关键词编织各章节，务求呈现出别致新鲜的意趣。我希望论著既重视文本细读和现象观察提炼，又突出自己的个性和趣味，既对深圳文学做出了某种程度的爬梳和建构，又不乏书话随笔的情趣。当我是作家时，我对同行的佳作宽容而不吝赞美；当我是论者时，我需要一定的高度和标准，我的批评无比真诚且心怀善念。我写作本书时，设想的读者群

是作家、院校中文系学生，以及从事跟文学无关的职业却依然留一点时间给阅读的人们。论著中既有对成品的评述和阐发，同时也关注创作的过程和小说的技艺，探索作品的文学处理和艺术传达，探索作品的语言、结构、修辞，探索生长的作家笔下生长的小说，展现小说从萌动、破土直至葳蕤葱郁的神秘而迷人的历程，并结合自身的创作实践，联系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比较小说的成与败。我对作家这个群体有一定的了解，他们内心往往有自己的坚持。我志不在说服别人，我的观点谈不上对作家的引导和指导，我的论说也势必沾染着个人“趣味”而难免偏颇，但我特别希望达成某种效果，四个字，心领神会——这是我的最高追求，期盼论著是一部会心之作。同时，作为一名教师，我愿将我的经验心得和盘托出，倘能给院校学生和文学爱好者一点启示，便要喜出望外了。

目录



第一章

我们该怎样书写城市 001

薛忆沩：不断被“发现”的小说家 004

邓一光：现象级的深圳书写 011

城市文学的出路 021

第二章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深圳作家的
青春书写 033

另一种意义上的先锋 038

问题和启示 045

第三章

“北妹在南方”的叙事流变 053

第四章

出租屋里的文艺范儿

——深圳作家笔下的边缘人书写 067

陈再见：少年心事与诗人情怀 071

毕亮：“在深圳”的忧伤与幻灭 079

“80后”作家的另一条道路 086

第五章

他们最好的作品都与深圳无关 095

南翔：文脉传承与知识分子写作 100

徐东的西藏书写：远方·孩童之眸·水洗的
小说 106

厚圃：归去来兮辞回荡在南方平原 115

俞莉的教育题材小说：是什么让你我
如此疯狂 123

张若雪：站在新城回望历史 133

第六章

从逃离家乡到逃离北上广

——从《河的第三条岸》谈起 139

从飞离到落地 142

驯服读者的方法 145

孤独与逃离的寓言 149

阅读的延伸与对照 157

第七章

深圳作家的题材意识和语言意识 163

第八章

深圳作家的小说点金术 189

意象：照亮暗夜的珍珠 193

逆流而上：《葛仙米》的羽化之路 199

气韵和味道：把小说写成一首诗 205

第九章

创作谈里的秘密 211

《苦炼》与苦炼 214

作家的文学课 217

创意写作与作家教书 219

深圳作家的创作谈 223

我的创作笔记 226

参考文献 237

后记 从创作到评介 243